

档案史话

档案出版社

0.9
9

档案史话

《档案工作》编辑部编

档案出版社

档案史话
《档案工作》编辑部编

*

档案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1 号)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市通县马驹桥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8.125 字数: 184 千字
1985年9月第一版 1986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5,000册
统一书号: 7283·022 定价: 1.05元

前　　言

本书是历年来《档案工作》和有关刊物上刊登的“档案史话”文章的选集。编选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使广大读者，特别是档案工作者通过兴趣盎然的阅读，既获得部分历史知识，又可对我国文书、档案工作传统的源远流长增进了解。

为了照顾阅读的系统性，本书基本上是按年代先后顺序排列。但因“史话”原非有系统、有计划组稿，现有文章也就难以依时均衡。甚至有些朝代只好暂告阙如。不过各档案刊物今后还要继续刊登“史话”文章，还有“拾遗补阙”的机会。

因编者水平所限，错谬之处，在所难免，请批评指正。

《档案工作》编辑部

1984年12月

目 录

甲骨档案	毕玉琦	(1)
铭文档案	毕玉琦	(3)
简册档案	毕玉琦	(5)
缣帛档案	浏览	(7)
周王室的档案馆——天府	卢维春	(8)
周公的册书	树华	(9)
老子和档案工作	冯志直	(10)
虎符——中国古代军事文书	时习之	(11)
立档不怕杀头	于青来	(13)
展喜据档退齐师	赵振萍	(15)
孔子修春秋	明诚	(17)
孔夫子与档案	钟林	(19)
董狐笔	景玉	(22)
大火中抢救档案的故事	丁明浩	(24)
凭证	丁明浩	(26)
秦始皇焚书对档案造成的破坏	张克复	(29)
萧何收集档案图书	丁明浩	(33)
汉初利用档案的故事	徐绍敏	(35)
西汉王朝的档案库	李德运	(37)
司马迁——汉代的史学家和档案工作者	费云东	(39)
班昭续汉书	丁明浩	(45)
关于“实事求是”	古成	(47)
甘肃出土汉简综述	史奇	(48)

蔡伦与造纸	黄继德	(54)
张衡重视利用档案	汪 轶	(56)
唐太宗、房玄龄重视档案和编史修志	张克复	(57)
贞观年间的文书工作制度	潘玉民	(61)
唐代史学家吴兢与档案史料编纂	乡 卿	(66)
刘知几论编史修志与档案的关系	王可风	(68)
珍贵的阙特勤碑铭	毕玉琦	(74)
吐鲁番文书	毕玉琦	(76)
敦煌莫高窟石室档案库与帝国主义		
文化间谍的盗窃	张克复	(78)
甲 库	伯 龙	(82)
宋三朝史料工作修史及其他	于青来	(84)
包公以档执法	靳云峰	(91)
宋代编修《神宗实录》的一场风波	舒 驰	(95)
沈括利用档案的故事	维 今	(97)
宋辽盟约	于青来	(99)
金石录	丁明浩	(101)
郑樵著作中关于档案工作的若干议论	赵晋人	(103)
宋代的皇帝档案图书馆	涌 泉	(109)
架阁库	伯 龙	(112)
秦桧破坏档案的罪行	维 今	(114)
检简	隋 碧	(116)
明朝加强文书、档案管理的一些措施	赵振萍	(117)
朱元璋禁用繁文	黄才庚	(120)
明代的赋役黄册	钱有法	(123)
明代后湖黄册库	段锡璋	(128)
解疑识忠贤 英宗靠档案	赵振萍	(130)

明代文书行移勘合制度	黄才庚(132)
明朝的公文驿传制度	肖风(138)
皇史宬之建造	李鹏年(144)
康熙重视纂修史志	程世祥(147)
读清代有关文书工作的一段史料	陈作明 张学舒(149)
清朝对档案的利用	赵振萍(151)
明清内阁票拟制度的来历与演变	朱金甫(155)
清代邮驿制度概述	方裕谨(160)
清代军机处档案的由来	单士元(168)
清代的副本制度	秦国经(174)
清代文书简介	秦国经(177)
上谕档	朱先华(181)
清代奏折制度探略	朱金甫(182)
清代全祖望怎样搜集作家手稿	王可风(188)
杨宾与档案名称的来历	史闻(191)
雍正对文书档案制度的改革	刘耿生(192)
我国倡议地方档案馆学说的先驱者	
——章学诚	殷钟麒(202)
梁启超关于档案工作的一些议论	车国成 柯愈文(206)
贴黄考略	潘玉民(209)
清宫医案珍闻	余振鹏(213)
南京临时政府的文书制度	李祚明 孔庆泰(219)
袁世凯时期北洋政府文书工作制度	李祚明(225)
毛主席重视收集档案资料的工作	冯志直(233)
周总理重视档案工作	
两件事	王大德、彭达 李瑞修(235)

周恩来同志爱护档案文件轶事

-孙作宾口述 李德运整理(236)
- 胡服的文件.....费云东(238)
- “中央文库”早期负责人——陈为人.....邵宗(241)
- 一匹“档案骡”的故事.....向子欣(244)
- 游击档案室.....刘正业(246)
- 几个保护革命历史文件的故事.....殷子贤 赵铭忠(248)
- 平津战役中对档案文件的保护.....陈明显(251)

甲 骨 档 案

毕 玉 琦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最古老的档案就是三千多年以前的商代的甲骨档案了。它是一种用锋利的玉石或刀子把文字刻在龟甲、牛胛骨、猪骨、羊骨、鹿角、兽头上的文献记录。有的是先用笔写好之后再刻的，有的是刻好后填朱的，大部分是直接用刀在甲骨上刻写的。

甲骨档案出土最多的地方是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故地）。最初人们只把它作为一种药材——“龙骨”，以廉价售给药店。据记载，小屯村有个叫李成的人经营此业达几十年。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当时一位金石学家）买药，发现“龙骨”上刻有古文字，引起学术界的注意，经过考古学家的研究，认为这些“龙骨”大部分是商王朝的档案。

甲骨档案从发现到如今，已经出土了十几万片（包括在山西、陕西、北京等地发掘的周代初期王室档案），计有单字三千左右。一片甲骨档案少则几个字或几十个字，多则达一百八十字。^①每片甲骨，文字虽然不多，但涉及的内容却极为广泛。有记载国家征伐的，有记载狩猎、畜牧、农事的，还有记载疾病、灾害、祭祀的等等。

商代时期，生产力水平还是很低的，人们崇拜诸神和祖先，对于一些迷惑不解的自然现象、农业生产、政治军事活动、以及人的生老病死等，商朝统治者都要通过占卜，去祈求

神明祖先的佑助或问询吉凶祸福，然后把占卜的时间、求告的事件、显示的征兆以及日后的应验结果等刻写在甲骨上，妥善地保管起来。甲骨档案中这类“卜辞”最多，除了卜辞之外，还有少数记事刻辞、表谱（包括祭祀谱、家谱等）刻辞等。这些都是商王朝的政务活动记录，是商王朝保存下来的重要档案。它不仅为后世研究商代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结构、内外战事、思想信仰以及帝王世系等历史提供了大量的珍贵资料，而且对我国的文字、书法、天文、测量等学科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内蒙古档案工作》1982年第9-10期）

铭文档案

毕玉琦

商代后期，就出现了用铜锡合金铸成的铜器。当时人们把器物上面刻铸的字叫作“铭”，后人也称之为“金文”，青铜器一直沿用到西汉。

我国现存的青铜器属于周代的数量极多，其中有铭文的在四千具以上。铭文长短不一，长的达四、五百字。其内容也是十分广泛的，有的记载各国政治、军事活动和国与国之间的纠纷；有的记载个人所受的恩宠以及各种箴言的告诫；还有的是专门公布的文件，如春秋末年郑国的子产和晋国的范宣子就把法律条文铸在鼎上，谓之“刑鼎”，公布于众，传诸后世。这种青铜铭文是作为记言记事的档案文件而保存的。像著名的毛公鼎，召鼎、孟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等铭文都有极大的文献价值，为研究当时社会历史情况，提供了第一手的档案史料。当然，还有些青铜铸器是为了遗留给子孙后代作纪念的，上面虽亦刻铸有简略的铭文，但不是档案文件。

我们的祖先除了把重要的事情和文件刻铸在青铜器上面外，还有的刻写在石头上，即所谓“石头书”或石头档案。我国最早的石刻要算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石鼓了。现存的石鼓一共有十个，形状就像高脚馒头，上面刻有四言铭文。至今在泰山、狼毫、碣石等地还留有秦始皇时的许多石刻。人们把在一块直立的长方形石头上刻字叫作“碑”，圆头的石刻叫作“碣”，在一块天然的岩石上刻字叫作“摩崖”。这

些古代石刻铭文有许多是十分珍贵的档案。如阙特勤碑，它是用突厥文和汉文两种文字刻写的。碑文不仅记述了突厥族的一些历史，而且反映了突厥族和唐朝的密切关系。秦代保留下来的琅琊石刻，会稽石刻以及蜀太守李冰修建都江堰石刻等，都对研究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史料。

(《内蒙古档案工作》1983年第1—2期)

简 册 档 案

华 玉 琦

我国以竹木作为档案（包括书籍）的书写材料，早自殷代就开始了。甲骨文中就有“册”字。册为连结之简的象形字。《汉书·多士篇》说：“惟殷先人，有典有册。”直到西汉以前，国家公文和私人著述主要是书于用竹、木制成的简牍之上的。《史记·秦始皇本纪》上说，秦始皇每天批阅文件一百二十斤，《史记·滑稽列传》记载东方朔初入长安时，给汉武帝上奏，“凡用三千奏，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人主从上方读之，……二月乃尽”，都是指的简牍文书。二千多年来，我国曾多次发现简牍档案，可惜大都散失了。解放后又在各地陆续发现了不少战国和汉代的简牍档案。1978年在湖北随县发掘战国时代的曾侯乙墓，得竹简二百余枚，是目前国内保存的最早的一批竹简。在已发现的简牍中，数量较大、内容较丰富的有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的秦法律简；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里的医药简；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里的简牍文书；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里的兵法简，等等。

简，一般用竹子制作。一个文件或一篇文章，往往需要许多简。把若干简用麻绳、丝绳或牛皮绳编连在一起，就谓之册。编好的册要卷起来，以最后的一枚简为中轴，从左至右卷成一卷，第一枚的背面在外边，加上文件的标题（或篇名）。

用木片作书写材料的称“牍”，它常常用来写信。长度是汉尺一尺，后世称信札为“尺牍”即源于此。公文、信札写好后付邮时，再加上一块空白的“牍”，当作信封，用绳捆好。当信封的牍叫作“检”，在检上写收发信文机关或姓名叫作“署”。在检的中间有一个略凹的方块叫函，后世称信件为“函”也是源于此。捆绳在函处打结，用粘土封上，加盖印章，这叫作“封”，也叫“封泥”。字数不到百字的文件，一般用方形木板书写。用来画图的叫作“版”，国家用版来画疆域。版也用作登记户口，称为“户版”。至今，我们不仅发现了许多内容丰富的简册档案，而且现存的大量的古典文献史料中，有许多是依靠简册档案得以流传下来。因此，简册档案对于我国社会的进步，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贡献。

(《内蒙古档案工作》1983年第3期)

缣帛档案

浏览

缣帛是一种光洁细薄的丝绢，古代把重要文件书写在光洁而细薄的丝绢上，形成了缣帛档案。秦汉时期，纺织工业开始发展，生产出了细薄的丝绢，由于丝绢质地柔软轻便，书写方便，传递轻巧，又可随意折叠、卷轴，易于保管，便于阅读，补救了简册档案笨重量多，不便传运、阅读、保存的不足，所以在秦汉时期，宫廷文书、官方文书便开始使用丝绢代替竹木，便产生了缣帛档案。1972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发现有绘制在帛上的古代地形图、驻军图、城邑图三幅缣帛档案。我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也藏有明清时代的缣帛档案。古代缣帛档案、书画，在左右或上下有木轴，阅后沿木轴卷起来保存，所以档案、图书、字画的保管计算单位，仍沿袭古时叫法称为卷。

(摘自《西安档案》1984年第5期)

周王室的档案馆——天府

卢维春

殷墟的甲骨卜辞档案是我国最早的一种文书档案形式。那么，有史料记载的我国最早的保管这些文书档案的机构就是《周礼》所载的周王朝的档案管理机构——天府。它隶属于春官，职掌祖庙的守藏。它的实际负责管理官员又称守藏室史或柱下史。我国的著名道家派的哲学始祖老聃（老子）就是周王朝的守藏室史，柱下史。类似王朝的书记官。根据当时王朝规定：凡是国家贵重的宝器物类，以及官府乡州及都市的重要簿籍都由天府负责接收和谨藏。这种簿籍档案被视同国家至宝，它随王朝都城的迁徙而搬迁。当时，乡州及都市官府的档案都录置两本，一本呈送天府归藏，一本收藏于官府衙署。比如小司寇在每三年一次大比之时将登记的户口、人丁数字连同讼狱的簿籍，除留存本署小司寇外，都要呈送一份贮存在国都天府。有的案册则登录多种副本，保管在与它有关联的官府之中。比如，卿大夫群吏和乡老推荐贤能的荐书，由周王接受后，便归藏在天府，并且还要登录其副本，即抄送一份内史保管。同时，在卿大夫产生文件的单位也必须有份底本留存。而大司寇负责记载外国外邦的盟约，除正本收藏在天府外，其副本则分别抄送收藏在六宫及大史、内史。这样在无论王朝的中央或者地方，一种文件就存了许多副本，以免丢失损毁。据史书所载，孔子和他的弟子在周游列国时，曾留心抄录各国收藏的宝器铭辞等文书档案资料计有一百二十个国家，用以修《春秋》。

（《福建档案》1983年第6期）

周公的册书

树 华

周公姓姬名旦，是文王的第四子。据史册记载，这个人很有才干，品德也极为高尚，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一向被称为圣贤，他辅佐兄长周武王灭了殷纣，建立了周朝。

后来，武王染疾，病势沉重，周公深明大义，念国家为重，乃作册书（刻文字于竹或木片）祭告上天，愿以己身代兄死。事后，便将册书置于“金縢之匮”中，当时，除周公本人外，别无知者。

不久武王死，武王的儿子成王继位。成王年幼，周公乃摄王位，泡成王临朝，治理国事。以后成王和大臣召公等疑忌周公；管叔、霍叔、蔡叔三人图谋不轨，散布流言蜚语，中伤周公，造谣说周公欲谋害成王。成王更加怀疑周公不忠。纣王的儿子武庚看有机可乘，便联合东方旧属国起兵反周。周公处在内外夹攻的地位，处境非常窘迫。他一方面向成王和召公等恳切解释，并无异心，稳定内部；一方面亲自带兵出征，灭武庚，诛贬三叔，周室始得安定。一天，成王在“金縢之匮”中，看见了从前周公祭天的册文，遂确信周公是个忠贞无私的人，即迎接他回朝，奉为丞相。如果成王不见册文，对周公的怀疑就不会完全消除，不但周朝的统治地位有危险，周公的一片赤诚，也就无法表达。

（《档案工作》1957年第1期）